

陳淳淳

千島煙火裡的華夏國風



原鄉走腳

南海的季風歲歲翻湧，漫過菲律賓綿延千里的椰林海岸，拂過千島大地錯落的街巷樓宇。這片被海洋環抱的千島之國，數百年來浸潤著西方文明與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信仰，遍地教堂穹頂林立，十字架靜立街頭，沉澱出獨屬於南洋的虔誠。外來的海風塑造了千島的肌理，異域信仰滋養著這裡的人間煙火。可在這片全然西化的土地深處，始終藏著一縷不曾飄散的華夏國風。

歲月悠悠，碧波無言。數百年前，閩南先民，辭別故土的阡陌炊煙，攜著一身的山海煙火，懷揣著一腔的夢想，從泉州刺桐港揚帆遠航，乘著季風，衝破浪濤，穿越洋流，落腳在馬尼拉這片熱土上，歷經數百年的滄桑輾轉，將華夏最溫潤的民風、最綿長的鄉愁、最熱鬧的民俗，悄悄播散在這片土地上。數百年滄海變遷，帆船沉於碧波，濤聲隱於歲月，可這一縷的華夏國風，始終縈繞在千島的街巷深處，溫柔不息，歲歲如常。

數百年的光陰流轉，這片浸潤西方信仰與南洋風情的千島之國，見證了一代代華人最漫長、最堅韌的蛻變，他們從初渡重洋的旅人，慢慢扎根立業、融入煙火，最終在此生根、繁衍、深耕，成為與這片土地榮辱與共的市井居民，菲華人用數百年的時光，完成了一場溫柔而堅韌的蛻變。唐人街長明的紅燈籠，照亮了菲華族群扎根安居的歸途，守住了代代不絕的華夏根魂。從漂泊的旅人變成千島之國的居民，中西方文明在此相擁共生，異域風情與華夏文脈彼此浸潤，造就了獨屬於菲律賓華人華僑最動人的人間景致。

都說漂泊是人間的常態，背井離鄉的人，終將會被他鄉的煙火慢慢同化。可在菲律賓的街巷之間，我看到了最動人的例外，

在這裡，信仰可以相融，風俗可以共生。如果你走進岷倫洛教堂 (Binondo Church)，你會驚訝地看到，教堂祭壇上的兩邊柱子上貼著紅色的春聯，用中文寫著：「駿踏春回大地，主臨福滿人間」。春聯歲歲如新，這是華人華僑的信仰與菲律賓宗教文化的融合。而唐人街街角下常年掛著的紅燈籠，貫穿這數百年華人華僑的身份更迭、歲月變遷。如果說，唐人街的紅燈籠，照盡了華人華僑從流離到安居的漫漫僑路，那麼岷倫洛教堂張貼的春聯，則是承載著中西方的文明兼容與信仰共生。在異國的山海與信仰之間，菲華人走出了獨屬於自己的人生軌跡。正所謂：入籍一方水土，不負桑梓一脈根魂。

相融不代表同化，扎根也不代表忘本，接納異域山海的文化，亦堅守故土的文脈；擁抱異國信仰的虔誠，唇齒間亦留存故鄉的鄉音。時光沉澱著華人華僑跨越數百年的僑居歲月，如果說唐人街的紅燈籠，是菲華人煙火人間裡的溫柔守望，教堂裡的春聯是最動人的信仰共生，那麼代代相傳的閩南鄉音，讓每一代僑民，縱使身處天涯、遠離故土，依然有鄉愁可寄，有根魂可依。山海萬里隔不斷一脈鄉音，歲月千年改不了一縷國風，滾燙的千島煙火深處，始終藏著閩南先民跨越重洋的深情，藏著代代僑民不變的初心，藏著一縷跨越山海、穿越時光、生生不息的華夏風雅。

西方的信仰教人慈悲博愛、向善濟世，中華民俗祈願山河安寧、人間溫良。信仰無界，文明相通，在最聖潔的異域信仰之地，留存最質樸的東方民俗、最醇厚的故土鄉韻，這是菲華僑民最通透的格局，也是華夏國風最包容的氣度。

唐人街高高懸掛的紅燈籠，和悠悠飄在街巷間的閩南鄉音，成了千島之國最鮮明的東方圖騰。

2026年5月18日

鄭亞鴻

感人至深的《給阿嬤的情書》



談今論古

《給阿嬤的情書》是一部潮汕方言故事片。該片以僑批為核心線索，講述了潮汕阿嬤葉淑柔半生守候書信往來的「阿公」，孫子曉偉因債務纏身，遠赴泰國尋找傳聞中的億萬富豪阿公鄭木生。然而，曉偉最後卻帶回了一個震驚整個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個與阿嬤一直在書信中談情說愛的，竟是一個陌生人謝南枝。隨著曉偉的調查，一段隱藏了半世紀的感情真相大白。謝南枝是土生土長的僑二代，也是木生在暹羅打拚時結識的默契戰友。她在幫木生寫信寄僑批的過程逐漸瞭解到其家庭情況和對家人的牽掛。後來謝南枝收養了一名孤兒，也感悟到一名母親的情感和責任，便在木生身亡後，頂替他提筆代書，給遠在潮汕故土的阿嬤寫下一封封跨越山海的書信，繼續履行對家庭的贍養責任近20年，直到住址變更和僑批局的式微才失去聯繫。

影片故事來源於真實的史料，沒有宏大敘事，卻把宏大歷史融入一戶人家的悲歡離合，把僑胞的奮鬥濃縮為一段守望故事，讓觀眾在共情中瞭解僑史，理解僑批不是簡單的信與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諾、是責任、是情義、是家國情懷。影片一上映，票房突破1億元，豆瓣電影評分攀升至9.1分，成為今年以來開分最高的國產電影。

看完這部電影，我除了感動，又覺得十分親切共情。首先，潮汕方言是閩南語的分支，不看字幕就聽得懂。更主要的是，我家和潮汕阿嬤一家有著類似的經歷。「阿公」鄭木生的原型，糅合了無數「下南洋」尋生計的青年形象，其中便有我的阿公。他早年下南洋，到菲律賓謀生，獨身一人，省吃儉用，用僑批往家裡寄錢。抗日戰爭時期，爺爺住的房屋曾被日本鬼子的炸彈擊中，所幸爺爺當時不在屋內……直到1958年，十歲的

我才見到回國定居的阿公。而我的阿嬤在阿公離開後，以瘦弱的身軀，承擔起全家的重擔。抗日戰爭時期，僑匯一度斷絕，阿嬤更是硬撐著全家度過一段艱難的日子，為了生存，甚至不惜將僅有的一枚戒指賣掉。

閩南地區和潮汕地區一樣，稱奶奶為「阿嬤」。「阿嬤」往往是童年記憶中最溫暖的符號。因父母在外革命和工作，我的童年都在阿嬤身邊，在我的童年記憶裡，給我最多溫暖和關懷的親人就是阿嬤，這也是促使我觀看這部影片的原因之一。在潮汕阿嬤身上，我看到我的阿嬤身影。

而阿公回國後，很少談起他在菲律賓的經歷，但在他飽經風霜的臉上，我看到生活的艱辛和不易。記得童年時，我在阿嬤的一個抽屜裡，看到一疊阿公的來信，那時我不知道這叫僑批，更不懂這是阿公寫給阿嬤的「情書」。遺憾的是，這些僑批後來都遺失了。

電影中我們還看到，鄭木生和謝南枝父親等人即便生活拮据，也堅持開辦私人培訓班，教孩子們學中文、念古詩，只為讓下一代不忘來時路。很巧，這幾天我也在抖音裡看到一位福建永春縣人林連玉在馬來亞頂著巨大壓力從事華文教育，讓華文在如今的馬來西亞佔有一席之地。這說明，「阿公」鄭木生的原型並非憑空捏造，而是糅合了無數堅守中華文化、堅守鄉音俚語的海外華僑形象。

《給阿嬤的情書》不只是一部潮汕電影，更是一部中國電影；不只是一部家庭溫情片，更是一部家國情懷史詩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這就是它雖然沒有沒有宏大場面、沒有明星參演、也沒有刻意煽情橋段，卻能受到觀眾歡迎喜愛的原因。閩南地區的華僑、僑眷比潮汕地區多，僑批也比潮汕地區多，期待閩南地區也能拍攝出一部打動人心的僑批故事電影！

(2026年5日12日)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王強

人類與海洋可持續對話 與實踐的另一範本

——明末清初海上貿易遺產傳承閩南海洋精神



絲路溯源

浩瀚海洋不僅是文明交流的紐帶與商貿往來的通道，更是中菲兩國人文相親、血脈相連的歷史見證。早在宋代，中菲兩國已通過海上貿易開啟民間交流；永樂年間，蘇祿國王率團訪華，締結深厚邦交，標誌著兩國關係達到高峰；明代後期，大量閩粵僑胞赴菲，與當地人民並肩抵禦外侮，延續友誼。進入現代，2021年中菲雙邊貿易額達820.5億美元，中國成為菲律賓第一大貿易夥伴，兩國在經貿、基建、人文等領域合作持續深化，續寫跨洋友好篇章。當前全球倡導海洋文明可持續發展、深化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傳承之際，一場聚焦閩南古港與明末清初民間海上貿易的學術研討，為人類與海洋和諧共生及歷史文脈傳承，提供了獨特實踐範本。

承蒙陳耕先生盛情邀約，筆者有幸加入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月港研究課題組，與業內資深學者、文化傳承人共聚一堂，深耕海絲重要節點月港的歷史內核，探尋閩南海洋文明的深層底蘊。研討現場，筆者更有幸拜見《血拼的海路：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作者、廈門大學教授林仁川先生——這位中國海上貿易史及台海關係研究專家，在著作中從私人海上貿易繁盛條件、海商集團活動、新興商港崛起等十個維度，全方位論述了明末清初民間海貿的發展軌跡。該書不僅以豐富案例展現閩南海商構建跨東海與南洋貿易網絡的歷程，為解讀大航海時代中國民間海貿與閩南先民闖蕩南洋的歷史，提供了紮實的學術支撐。其經出版社官方審定的標準英文題名《Sea of Tears and Blood: Private Maritime Trade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以嚴謹學術視角對接國際史學研究，讓世界得以窺見中國民間海洋貿易的滄桑與榮光。

與會期間，眾多深耕閩南文化、畢生投身月港歷史傳承的學者前輩齊聚，讓研討飽含使命與溫情。數十年如一日推動月港文化宣傳與活化的江智猛先生、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劉雲院長、漳州市閩南文化研究會塗志偉會長，以及全力指導月港課題研究、深耕閩南文化保護弘揚的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林曉峰會長，眾位學者以學術為橋、以文化為紐，同心守護閩南海洋文化遺產，研學傳承海絲文脈，令人深受感召。交流過程中，筆者分享了UNESCO「節點—廊道—區域」海絲遺產理論模型，該模型以「節點」（古港口等核心樞紐）為基礎、「廊道」（跨域貿易與文明通道）為紐帶、「區域」（文化關聯性文明圈）為載體，是強調遺產互動性、整體性與區域輻射力的學術分析框架，為海絲遺產保護與傳承提供了權威指引，也為本次研討會的學術探討提供理論參考。

回望歷史長河，與會學者的篤行深耕，恰是對明末清初閩南先民海洋精神的當代延續。當時福建沿海耕田之難，「農不如漁，漁不如商」的傳統，驅使無數安平商人

從安平港南下月港——這座明中后期我國唯一合法直接出海的民間貿易港。隆慶開關後，月港年發船量從初期137艘增至萬曆年間年均200艘以上，所謂「私造雙桅大船下海者，歲以千計」，正是其繁盛的真實寫照。閩南先民懷著敢闖敢拼、團結協力的信念，從月港揚帆，開闢「福建—馬尼拉—美洲」跨洋商路，書寫了勇闖海洋、聯通世界的壯麗史詩。早在公元10世紀，閩南人已涉足大洋，泉州刺桐港成為宋元時期的東方第一大港；明代風雲際會，漳州海商突破海禁，憑著敢為人先、不畏艱險的精神，打通中國東南沿海與菲律賓乃至東南亞的上海商路，16世紀更主導東亞貿易網絡的黃金時代，架起中菲早期文明交流、商貿互通的橋樑，這也正是UNESCO「節點—廊道—區域」理論在古代海絲實踐中的生動體現。

歷史薪火不滅，文化傳承不息。年屆八十的陳耕先生，依舊精神矍鑠，心繫海外海絲史料搶救與華人文化根脈傳承。近日，他將啟程前往菲律賓馬尼拉，拜訪年長華裔學者，搶救瀕臨失傳的華人口述歷史與珍稀文獻。在信息更迭、記憶漸逝的當下，這位耄耋學者不遠萬里奔走，以行動詮釋了文化傳承者的使命與擔當，延續著閩南與菲律賓的血脈文脈，也成為當代海絲文化傳承的生動典範。

從歷史實踐到當代傳承，不變的是閩南海洋精神的核心內涵。海洋文明的核心，從非古港遺址與文獻典籍的靜態留存，而在於融入民族血脈的精神傳承。從明末清初劈波斬浪闖蕩南洋的閩南私商，到如今潛心治學、矢志傳承的史學者；從當年揚帆拓海的壯舉，到當下跨國搶救史料的堅守，敢闖敢拼、同心協力、慎終追遠、情系桑梓、向海而行的閩南海洋精神，始終未曾中斷，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閩南與世界的精神紐帶。

這正是海洋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人類與海洋可持續對話的關鍵所在。人類與海洋的可持續對話，從非簡單回溯歷史，而是對先輩精神的接力、文明根脈的守護、跨國情誼的延續。月港、安平港等閩南古港，是海絲的重要歷史印記——月港是明中後期我國唯一可合法直接出海的民間貿易港口，擁有18條航線，通往47個國家和地區，構建「福建—馬尼拉—美洲」貿易鏈，萬曆年間年均發船量超200艘；同時，它們也是連接中菲、凝聚海內外閩籍僑胞的情感與精神紐帶。一代代學人接力守護、薪火相傳，讓海絲歷史煥發新生，讓海洋精神綿延永存，為人類與海洋的可持續對話提供了寶貴經驗。以史為鑒，以文載道，以心傳承。我們篤信，唯有守住閩南海洋文化根脈，傳承先民勇毅篤行、團結開拓的精神底色，才能讓海絲文明薪火不息，讓中菲千年情誼綿延。菲律賓百萬華裔中十之八九來自閩南，菲律賓國父扶西·黎刹亦有閩籍血脈，早在公元前3000年閩南新石器文化已傳入菲律賓——這些跨越時空的紐帶，必將為人類海洋文明可持續發展，留下厚重而具價值的中國實踐與閩南樣本。

黃小梅

漸行漸遠的同學情



閩情記憶

若不是因為我的散文集分享會，我邀請的一位同學在群裡即時發佈出來，並在群裡引起了一陣小震動，我已記不清，我到底有多久沒有在同學群裡露臉了。不知為何，此時的我，內心卻是一片茫然，或許，時間和空間的分割，真的能讓人心漸行漸遠，到最後，都成了彼此的路行甲吧。

近期，看到好多文章，頻頻說到了對同學群的厭惡，甚至毫不猶豫地退出了同學群，可以理解，幾十年的光陰，大家都有了不同的生活圈子，同學相聚，談論的共同話題大都局限於少年時的短暫故事，而今，各人的人生觀都有了很大的變化，有些確實難以相融，並且，誰的時間都顯得寶貴，大都不願討好和委曲，因此，總有一種感覺，似乎同學中霧裡看花，除了客套還是客套，我想，這也是人之常情，那麼，這樣的維繫還有必要嗎？

我沒有像那位作者一樣，因為群裡頻頻發佈了紅白喜事而深為反感，並且退出了同學群。不過，我的同學群，跟很多人一樣，也是剛建群時群情激昂，最後，也逃不過落寞的命運，只是，近幾年，突然也流行發佈紅白喜事的公告了，我私下裡有諮詢過幾位要好的同學，她（她）們也非常反感這種公告，如我一樣，感覺很多人連容貌都記不得，生活上也沒有了交集，這種告知，回應吧，顯然是敷衍的，又何必多此一舉？

人與人之間，真誠最好，若不回應吧，又有些不自在，豈不讓人為難？

有位同學，跟我要好，當年，她母親去世，很多同學也是在群裡複製那些客套話，根本沒有送出金文錢，更不用說到現場，畢竟很多人天各一方，千里之遙，她說：喪事辦完後，本就很累了，還要群裡回復下謝意，有些

言不由衷。而我們幾位平時有交集的同學，卻不一樣了，我們本來就互相關心，一起暢遊，同頻共振，沒有了客套的浮光掠影，唯有心田里的潺潺滋潤，這種小團隊的交往，更讓人感覺真誠與放鬆。

我發現，我的同學群和很多人一樣，平時寂靜，節日時，才有幾個人出來發送張圖片，不痛不癢，而一旦某人家裡有了喪事，就有多人出場，只純粹地複製轉發，我說不清這是一種什麼滋味，只覺得當事人有種被拉出來溜一溜的錯覺。近來，一位同學的婆婆去世，她就很反感這種報喪的公告，可惜，當她知道後，已經制止不了啦，信息已超時，撤不回了。她說的話，我覺得很有道理：雖是多年同學，但是生活圈子已不同了，平時沒有了來往，有些信息來不及反饋，錯過了別人的節點，內心總是忐忑的，她不想欠下這種人情。我深以為然。

既然很多同學都已漸行漸遠，那還有必要留在群裡嗎？一位友人說：留著萬一哪天需通過某人轉告某事吧，反正大都不認識了，也懶得管它了。

目前，我還沒有退出同學群，但很多人的生活已沒有交集卻是事實，估計有些人，即使碰見也不認識了。有時候，我會尋思著，為什麼那麼多人寧願和初識的或不認識的網友聊得很好，而不願和同學分享呢？很戳心的一句話：很多人仰慕遠方的或不認識的人，卻看不得身邊的好人。這話我信，人與人之間，要真正做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其實並不容易，做到羨慕嫉妒沒有恨，也是同樣的道理，也許這就是人性的弱點。

雖然，同學間的脚步和情懷已漸行漸遠，而我，依然沒有退出同學群，說不清楚是為什麼，也許，內心深處，尚有一絲眷戀，也許，它已是無關緊要，如同一杯白開水……